



世界幽默儿童文学丛书

# 偷帽子的人



[法]让·弗朗索瓦·梅纳 / 著  
倪维中 / 译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世界幽默儿童文学丛书

# 偷帽子的人

[法]让·弗朗索瓦·梅纳 / 著  
倪维中 / 译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原书名: Le voleur de chapeaux et autres contes pour la semaine

作者: Jean-François Ménéard

Copyright © 2002 Société Anonyme Gallimard Jeunesse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,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03-54 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偷帽子的人 / (法) 梅纳著; 倪维中译. —杭州: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4. 2

(世界幽默儿童文学丛书)

ISBN 7-5342-3128-0

I. 偷… II. ①梅…②倪…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I565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08998 号

## 偷帽子的人

[法] 让·弗朗索瓦·梅纳 / 著

倪维中 / 译

选题策划 / 孙建江

责任编辑 / 孙建江 吴山

美术编辑 / 朱科夫

装帧设计 / 唐 筠

插 图 / 郑凯军

责任校对 / 倪建中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[www.ses.zjcb.com](http://www.ses.zjcb.com)

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印张: 5.375 插页: 4

字数: 80350

印数: 1—13200

2004 年 3 月第 1 版

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42-3128-0 / I · 584

定价: 9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## 前言

最初,《偷帽子的人》的原稿题名为《一星期的故事》,其中包含《天神之岛》。后来,云朵上的天神向往别处的天空,这一篇就另行出版了。现在,天神从长途旅行归来,又与其他篇章汇集到一起,所以这个集子又能题名为《一星期的故事》了。作者对它作了如下注释:

星期一,月亮日,帽子设法找出路;  
星期二,火星日,专制暴君遇险阻;  
星期三,水星日,皇家猪猡穿甲冑;  
星期四,木星日,鱼人出海上大陆;  
星期五,金星日,怪人怪事真有趣;  
星期六,安息日,身材高矮太悬殊;  
星期日,天主日,当心天神要发怒。

# 目 录

- 1 偷帽子的人
- 15 国王的钟点
- 48 公主与猪
- 65 上帝从那里经过
- 83 变
- 94 高与矮
- 122 天神之岛



## 偷帽子的人

每年同一时期，也就是九月份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城里会刮起罕见的大风，很多枯叶被狂风卷起，在空中一束束爆发开来，就像一簇簇焰火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普罗斯佩·科洛纳天蒙蒙亮就起床，穿上一件宽大的外套，去马路上东遛西逛。他长时间这样溜达着，不是为了活动腿脚；他之所以选择大风天外出，也不是出于对风暴的爱好。一位细心的观察家注意到，每当普罗斯佩·科洛纳与一个戴帽子的行人交错而过时，他的眼睛会放出异样的光芒。有时候，某一顶这样的帽子被狂风刮起，突然离开了主人的脑袋，普罗斯佩·科洛纳会立即跳向那顶帽子，以极其灵活机敏的动作，迅速将它掖进自己的外套里。这无疑给那位专注的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我们这位当事人承认慈善决不是他的主要品质。他做出假惺惺的姿态，看到那个倒霉鬼四处寻找自己的帽子，怎么也料想不到它已经突然更换了主人，而显出惊愕的表情时，他便得到了充

分的娱乐。普罗斯佩·科洛纳常常出去逛街的主要目的,就是靠着机遇和大风的帮忙,把一顶顶新帽子据为己有,充实到他那可观的收藏品中。他每天都要欣赏这些收藏品。尽管从性质上说,普罗斯佩·科洛纳的这种消遣有点不太正当,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小偷。在他看来,这是在玩一种天真无邪的技巧游戏,不管怎么说,它不会给对方造成严重损害。这种经常一贯的扒窃行为,要是换了别人,可能会感到内疚,而普罗斯佩·科洛纳的心灵却没有丝毫局促不安。

风暴选择十月份的一个早晨,刮向这座城市。连那些见过许多别的风暴的老人,都对这场强劲的狂风感到吃惊。正如人们所料想的,任性的天气又给普罗斯佩·科洛纳帮了忙。天刚刚亮,他便急不可待地跨出家门,去半明半暗中溜达。普罗斯佩·科洛纳虽然心怀希望,但却很快发现,街上帽子极其稀少。直说了吧,他连一顶帽子都没有见到。也许大家都很谨慎,担心帽子会被风吹掉,所以都把它们留在了家里。普罗斯佩·科洛纳心里窝火,开始骂骂咧咧:“怎么?难道起个大早,还得两手空空回去吗?”是的,他有理由发火。

早晨已经过去了。普罗斯佩心里不快,又有点疲劳,只好回家。他踏上返程的路途,走得比平常要快,



低声抱怨着运气不好。快到家时，他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在路上匆匆行走，与他擦肩而过。普罗斯佩立刻停住脚步，没用一秒钟时间，就明白无误地看出，那男人戴的是帽子爱好者从未见过的一顶最漂亮的大礼帽。普罗斯佩旋即转身，开始跟踪陌生人，相信下一阵大风就能使大礼帽飞向空中。然而，尽管风力十分强劲，帽子却岿然不动，似乎粘在那人脑袋上了。普罗斯佩心里着急。那顶优质大礼帽就在前方几步远的地方，却不能将它据为己有，他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。过了一会儿，陌生人进了一家餐馆，普罗斯佩也跟了进去。这时候，那人把自己的大衣和帽子交给了衣帽间的侍女。

“要一张桌子吗，先生？”餐馆招待员问普罗斯佩。

“嗯……对……”他回答，显得措手不及。

衣帽间的侍女接过他的外套；招待员领他到餐厅角落的一张小桌前。普罗斯佩在那里坐下，要了一份最廉价的食物。他边吃边拿眼角偷睨陌生人。那人坐在离他稍远的地方。“他有一顶极其华美的大礼帽，”普罗斯佩心里想，“要是被我拿到手，无疑将成为我的收藏品中最精彩的一件。可惜呀，这顶帽子会离我而去！除非……”这时候，普罗斯佩发现衣帽间的侍女走开了。他灵机一动，赶紧付账，然后急忙站起身，走



到衣帽间取他的外套。那位侍女一直没有回来。普罗斯佩以极其自然的姿态，钻进一排排悬挂的衣服中间，穿上自己的外套后，又将那顶出色的大礼帽掖进自己的外套里，尽管帽子体积较大。他因自己的举动像个鄙俗的小偷而感到羞耻，同时又为终于得到如此令人垂涎的物品而兴奋不已。他怀着这两种交织的感情离开餐馆，拔腿跑回了家。

他家里三个房间中最大的那一间，摆满了他的藏品：瓜皮帽、鸭舌帽、钟形帽、软毡帽、窄边草帽、巴斯克贝雷帽，一顶挨一顶排列在宽阔的搁板上，那些搁板遮住了整堵墙壁。另外，家具上也都放满了帽子。

普罗斯佩从大衣里取出那顶大礼帽，长时间地观赏着。可以肯定地说，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帽子。他用手指尖轻轻地抚摸着，被那多重光泽和精致面料深深迷住了。接着，他为这顶帽子精心寻找一个地方，最后选定在一块不高不低的搁板上。他从那里拿走一顶男式高顶老黑帽，小心翼翼地放上这顶大礼帽，使它居于搁板正中间。他后退几步，看看帽子是否呈现出最佳效果。他感到满意了。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，他一直凝神端详着它，很快忘了它是用极不正当的手段攫取来的。

最后，到了黄昏时分，普罗斯佩累了。他回到自己



的卧室，躺到床上，对大礼帽做了最后一次回想，便安安稳稳地睡着了。

套房里一片寂静。突然，响起一下轻轻的咳嗽声。

“大家好！”一个声音说，“我还没有向你们问候呢。请允许我作一下自我介绍。我本来属于一位魔术师，今天早晨在一家餐馆的衣帽间里，我被偷窃了。”

这是那顶大礼帽在说话。

“在一家餐馆里被偷窃？”一顶瓜皮帽愤愤地说，“这太让人作呕了！”

“那是一家上等餐馆吗？”一顶厨师直筒高帽问。

“我不知道主人是不是吃得满意，”大礼帽回答，“不管怎样，他发现我丢了，一定会很伤心的，因为他很喜欢我。”

“真奇怪，您怎么没像我们这样被窃呢？”瓜皮帽又说。

“您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大礼帽问。

“就是说，一阵大风把我们刮起，然后落在人行道上，被人捡走。”瓜皮帽作了说明。

“这么说，你们也都是被偷来的啰？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一顶蒂罗尔帽唱道。

“您本来属于一位魔术师？”一顶极为俏丽的绣

花帽问，“那您一定有过十分有趣的生活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大礼帽说，显出趾高气扬的神态，“我很少感到寂寞。我获得过很多成就，在世界各大城市受到热烈欢迎，能使成千上万观众欣喜若狂。”

“他真漂亮！”一顶皮帽轻声说，“他说得多好啊！”

“别听他的！他是自吹自擂的牛皮大王。”那顶老黑帽反驳道。普罗斯佩正是将他挪到了一边，把他的位子腾给了大礼帽。“另外，人家把我从我十分喜爱的搁板上赶走，让他占了我的位置。”

“住嘴，您只是个老妒忌鬼。”皮帽说。

“不过，”大礼帽又说，“我思索了一番，对自己被窃并不感到难过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一顶鸭舌帽感到很奇怪。

“这么多年来，我的主人一直用我，”大礼帽继续说，“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是不是乐意为他服务。今天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我不必受他支配了。”

“但是您会发现，您这样静止不动待在搁板上，会很快感到厌倦的。”鸭舌帽说。

“谁说会静止不动地待着呢？”大礼帽惊奇地反问。

“人们从来不会把我们带出去。”一顶窄边草帽说。

“我不需要别人带出去，我完全能自己出去！”



“你们听听这个吹牛大王说的！”老黑帽嘟哝道。

“闭上你的嘴！”皮帽对这个脾气暴躁的邻人吆喝道。

“您自己怎么能出去呢？”一顶巴拿马草帽问。

“对一顶富有魔力的帽子来说，做这种事情，就像孩子玩游戏一样轻松！”大礼帽用肯定的口气说。

“那么，您属于您主人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？”巴斯克贝雷帽惊讶地问。

“他对我充满爱心，我不愿让他难过。”

“漂亮的借口！”惯于嘀咕的老黑帽讽刺道。

“别老打断他的话嘛！”皮帽显得愤愤不平。

“既然今天有了机会，”大礼帽又说，“我就要获得我的自由，而且，我请你们跟我一起出去。”

“跟您出去？”一顶鸭舌帽吃惊地问。

“可是，这很危险呐！”一顶软帽叫起来。

“别指望我会跟这个轻狂的家伙走。”惯于嘀咕的老黑帽说。

“谁也没有要您做什么呀！”皮帽生硬地说。

“你们这样待在搁板上，等着某个窃贼来光顾，”大礼帽说，“这不是很厌烦吗？因为，我们所在的地方，正是窃贼家里呢！”

“我们待在这里，至少没有什么危险。”软帽说。

“你们唠叨完了吗？弄得我都没法睡觉了！”一顶阔边毡帽说。

“这事正关系到睡觉问题呢！”大礼帽继续说，“一想到争取自由，谁还睡得着觉啊？”

“这确实不假，”一顶巴斯克贝雷帽说，“我呀，参加过战争……”

“您别再重提这事了，爷爷！”一顶鸭舌帽打断了他的话，“您的那些战役呀，谁都能背出来了！”

“这帮年轻的，总是那么没教养！”一顶带面纱的黑软帽叹道。

“现在是奋起反抗的时候了，”大礼帽又说，“不能总在这里过霉烂的生活呀！”

“这话有道理！”一顶鸭舌帽赞赏道。

“我有能力让你们获得自由，”大礼帽继续说，“要是我不在这里了，你们再想这样做也晚了。”

“我，同意出去。”鸭舌帽高声说，“我待在这里已经受够了！”

鸭舌帽的话激起很大反响，大家都抢着说话，屋子里一片喧哗，声音迅速扩大。

“够了！总要有点纪律嘛！”一顶法国军帽以命令的口气说。

鸭舌帽接着说：



“大礼帽伙伴说得对，我们应该争取自由。新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跟着大礼帽走吧！”

“同意！”其他鸭舌帽都欢呼起来，“他说得对！”所有的蒂罗尔帽开始歌唱，表示赞同这一意见。

“大礼帽万岁！”巴斯克贝雷帽高呼着，就像当年队伍出征时的场面。

“您别这么激动，爷爷！”一顶护士帽劝告说，“这样做，对您的血压没有好处。”

“一帮无政府主义者！”惯于嘀咕的老黑帽激愤地说。

“住嘴！”皮帽反驳道，“您的话只能让人扫兴！”法国军帽又出来干预。

“行了！遵守纪律！安静！”他命令着。

“对，尤其是要安静。”宽边毡帽表示赞同。

一顶小圆帽要求发言。

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”小圆帽开始说，“我们可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，走上幻想的不正之路。”

“说得好！”所有的软帽都喊起来。

鸭舌帽们向圆帽发出嘘声。

“有人向我们许下漂亮的诺言，”圆帽继续说，“可是，到头来，又能得到什么呢？”

“说得妙！”一顶软帽叫道。

鸭舌帽们在更加激烈地反驳。

“行了，弟兄们，还是节省点精力吧，”一顶鸭舌帽提出了忠告，“我们之间别伤了和气。”

一顶院士戴的两角帽要求发言。

“啊！不能，不能让他发言！”一顶鸭舌帽表示反对。

“那么，民主在哪里？”一顶软帽感到了愤慨，“这不是没有民主了吗？”

“大师，您可以发言。”法国军帽恭敬地说。

两角帽轻轻咳嗽一声。

“女士们，大礼帽先生，先生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”他用发颤的声调说，“听了刚才各方的讲话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伏尔泰的一句话，这句话可以在他的第二十五封哲学书简中读到，而且还应该说明一下，它在帕斯卡尔的《思想录》中也已经提到。确实，在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书简中，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教会我们智慧地思考。我想，今天重提这句话并非没有用处。他这样说：‘我对某一事物感到兴趣，并非证明这一事物已经存在。’本着无可否认的慷慨精神而提出一项计划，然而，它那诱人的前景却不能完全掩盖它的不可靠性。通过引用伏尔泰的这句话，我能最好地表达我对这一计划的无法抑制的怀疑情绪。”



人们听到一阵响亮的鼾声，原来是阔边毡帽睡着了。

“行了！够了！大家明白了！”一顶鸭舌帽高声说。

“可是，我还没有说完呢！”两角帽表示不同意。

“反正大家都明白了。”其他帽子都大声说。

两角帽感到生气，不再说话了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”大礼帽说，“该做出决定了。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，那么，想走的就走，不想走的留下。”

“他很聪明！”皮帽赞叹道。

“还不如说，他是个强盗！”惯于嘀咕的老黑帽嘀咕道，“而且是个骗子！”

愿意出去的帽子从各处发出热烈的呼声，大礼帽高声地计着他们的数量，然后叫他们安静。说话声和喧闹声渐渐平息下来，不一会儿便鸦雀无声了。于是，大礼帽慢慢地侧身，掉落到一边。一只白色的鸽子从帽子里飞出来，接着又飞出一只，还飞出一只……一只只鸽子以越来越快的节奏相继飞出来。当它们的数量达到选择自由的帽子的数量时，大礼帽站立起来。

“现在，”他说，“这些鸽子将把你们送到你们想去的地方。你们各自都有一只鸽子。窗子敞开着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

